



七日談

(澳門篇)

澳門有葉挺故居，大家都知道葉挺的英雄事迹，卻很少人了解他的夫人、澳門的傑出女性李秀文從名門閨秀到革命伴侶的非凡人生。

一九〇七年，李秀文出生於澳門一個顯赫的富商家庭。其父李少村早年曾任清朝官員，後棄政從商，憑藉精明的商業頭腦成為澳門首屈一指的實業家，家族資產橫跨金融、貿易與地產領域。在執信中學——這所由孫中山親手創辦的進步學府中，十七歲的李秀文在革命思潮浸潤下展現出超乎常人的家國情懷。她曾在校刊寫下：「若國家危難，雖閨閣亦當執劍」，這份超越階層的覺醒意識，為她日後的人生選擇埋下伏筆。

一九二四年的某個春日，當身着學生裝的李秀文在鄰居李章達家中偶遇葉挺時，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彼時的葉挺已是孫中山警衛營長，北伐戰場上的新星。兩人初遇的場景充滿戲劇性：葉挺在庭院中讀《新青年》，李秀文脫口背誦出他發表的文章段落，令這位鐵血軍人驚愕之餘怦然心動。這段始於思想共鳴的戀情，在執信中學的木棉樹下悄然生長——李秀文將私房錢塞給葉挺作革命經費，葉挺則教她拆卸手槍，這段超越風花雪月的交往，預示着一個大家閨秀向革命伴侶的蛻變。

時逢亂世，他們一九二六年肇慶閱江樓的婚禮，本該是這對璧人幸福的起點，卻成為動盪歲月的開端。李秀文父親提出的「當上團長方可成婚」的要求，被葉挺以北伐戰場上的赫赫戰功兌現：獨立團在汀泗橋戰役中殲滅軍閥主力，葉挺「北伐名將」的威名震動南北。婚禮當日，周恩來主持儀式，但喜宴未散，葉挺已接到開拔命令。新娘褪去嫁衣，將陪嫁的金鐲換成二十支手槍，悄悄塞進丈夫的行囊。

隨後的歲月印證了這場婚姻的非凡底色。一九二七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夫婦倆流亡德國，昔日的「千金小姐」在柏林街頭擺攤賣畫，在農場擠牛奶維生。當國民黨特使帶着金條勸降時，李秀文將鈔票扔出門外：「葉挺的脊樑，豈是金錢能彎的？」在異國他鄉的十年間，她用旗袍改製的襁褓裹着嬰孩，在革命低潮期守護着信仰的火種。

一九三八年葉挺從澳門整裝出發，出任新四軍軍長，到任後才發現部隊已陷入「人均不足五發子彈」的窘境。李秀文毅然返回澳門，變賣祖宅、典當嫁妝，甚至動用母親劉德宜的養老錢，籌集二十萬港元巨款。她化身「南洋僑商」，通過地下渠道購入三千六百支德製駁殼槍、二百架軍用望遠鏡及二十箱彈藥，這些裝備足以武裝兩個主力團。更令人敬佩的是，她不畏風險，親自押送。

此次押運堪稱驚心動魄。三輛偽裝成百貨運輸的卡車從廣東出發，李秀文懷抱幼子坐在首車駕駛室。途經江西上饒時，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以「走私軍火」為由扣押車隊。面對刺刀威逼，她凜然道：「這些槍要射向侵略者，閣下要當歷史罪人嗎？」葉挺聞訊飛馬趕來，在顧祝同辦公室拍案怒斥：「難道讓戰士徒手抗日？」這番質問如驚雷貫耳，最終迫使對方放行。當車隊駛入皖南雲嶺時，戰士們發現，軍服已被李秀文用澳門綢緞連夜改製成急救包——這位「軍長夫人」的細膩與果敢，從此鐫刻在新四軍戰史中。

「皖南事變」成為這對夫婦命運的轉折點。一九四一年一月，葉挺下山談判遭扣押，李秀文在桂林七星岩的囚室裏作出驚人抉擇：帶着八個子女搬進牢房。特務的監視下，她用金釵在牆壁刻下文天祥詩句，教孩子們唱《義

勇軍進行曲》；變賣最後的首飾時，唯獨留下結婚金戒：「這是革命的信物，死也不能當。」最艱難時，全家開墾荒地種紅薯，李秀文的手掌磨出血泡，卻笑稱「這是勞動階級的勳章」。

一九四三年被轉押湖北恩施時，李秀文的抗爭更顯智慧。她將寫有「堅持抗戰」的紙條塞進饅頭，通過送菜農婦傳遞情報；用繡花針在衣襟縫製摩斯密碼，與獄外的地下黨保持聯繫。當國民黨以「悔過書」換取自由時，她撕碎紙張：「葉挺的骨頭，比這紙重萬倍！」五年囚禁，九次轉移，這位昔日的名門閨秀用柔韌肩頸扛起信仰的重量。五年囚籠，成為她鐵窗內外的不屈守望。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經歷一千四百二十八天囚禁的葉挺夫婦登上赴延安的飛機。臨行前，李秀文將珍藏的《新青年》合訂本交給女兒：「這是父母青春的見證。」當飛機在山西

興縣黑茶山墜毀的噩耗傳來，整理遺物的人們發現，她貼身口袋裏裝着三樣物品：葉挺的入黨批准書、三千六百支槍的採購清單，以及當年婚禮上周恩來贈送的懷錶。血色黎明，隱現出黑茶山上的永恆豐碑。

李秀文三十九年的人生軌跡，恰似一面棱鏡，折射出中國現代史的光譜：從澳門商賈之家的象牙塔，到皖南戰場的硝煙；從柏林街頭的困頓，到桂林牢房的堅貞。李秀文的人生軌跡，還折射出近代中國知識女性的三重覺醒：從封建禮教中掙脫的個體覺醒，從家庭倫理到民族大義的集體覺醒，從物質奉獻到精神引領的性別覺醒。她變賣的不只是金銀細軟，更是一個階級的桎梏，是舊式女性的生存範式；她押運的不僅是鋼鐵槍械，更是一個民族覺醒的火種，是新女性參與歷史建構的宣言。這位用柔美改寫剛強的澳門女性，終以生命完成了對「革命伴侶」最壯麗的詮釋。



葉挺、李秀文革命事跡陳列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

對宇宙的探索永無止境

看完太空實景電影《窗外是藍星》，我不止一次被震撼到，我覺得只有在大銀幕看，才有最佳觀影感受。

我對太空知識了解甚少。看到三位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在太空失重環境中生活工作六個月，除了敬佩之外，最觸動我的一句台詞是女航天員王亞平說的，在太空生存，最受挑戰的不是身體，而是心理。「限制人類探索太空的不是醫學，而是心理學。」

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宇航員們在失重的太空艙內飛來飛去，搬看似又重又大的東西不費吹灰之力，吃的餃子與用的刀叉都在空中漂浮着。

如果只是在太空短暫停留，那這一切都覺得好玩。但宇航員們要在空間站工作半年。失重給地球人的身體會帶來各種危害，比如免疫力下降，肌肉萎縮等。所以需每天雷打不動地進行兩小時的體能訓練。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太空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去完成艱巨的任務。

王亞平在電影裏擔任講解，她美麗又理性，聲音也悅耳。她到太空工作，只帶了女兒平日最愛的一個小玩偶，每天看看那個小玩偶，給她心理能量續航。

王亞平說，太空飛行的速度是子彈的七倍，一天二十四小時內他們可以看到十六次日出。我想起《小王子》裏小王子說，「有一天，我看了一四四次日落！」

宇航員出艙是高危作業，看他們穿着笨重的宇航服就知道有多難。翟志剛擁有豐富的航天經驗，作為老大哥，他第一個出艙。王亞平緊隨其後。看宇航員們在太空行走，不知他們那時的心情怎樣。

王亞平是中國航天史上第一位出艙作業的女航天員。一向情緒穩定大氣的她出艙前也有些緊張。她特別注意安全繩，說如果繩子斷掉，她就永遠漂浮在太空中了。她應該還有一句話沒說，那就永遠見不到心愛的女兒和家人了。深呼吸後，她從容出艙，協助翟志剛順利完成工作。

喜歡影片中神舟十三號進入太空後對地球回眸一瞥的鏡頭，那是科技發展後人類的極端浪漫，人類的探索精神永無止境，回望曾孕育自己的藍色星球，去探索更浩瀚未知的宇宙。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剛過白露節氣，京城的晨暮已感到些許涼意。在此夏秋季節更替之時，突然憶起在比利時小城梅赫倫看到的那組能「換季」的魯本斯祭壇畫。

在佛蘭德斯（今比利時）地區，時至今日仍有很多尚未完全被商業開發的寶藏古城。距離首都布魯塞爾驅車半小時的小城梅赫倫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都很陌生，但城內的諸多教堂中都隱藏着魯本斯和凡·戴克等繪畫巨匠的真跡，甚至仍安置在他們在四個世紀前創作完成時最初的位置。就比如城內的聖約翰教堂（Sint-Janskerk）中的魯本斯三聯祭壇畫《三王來朝》。

準時趕在下午一點開門來到聖約翰教堂，推了推大門依舊緊閉。待我正在門口再次確認開放時間時，門被一位面色和善的中年女士緩緩拉開了。我問她教堂現在開放嗎？她風趣地回答「我這不就為你開放了嗎？」隨後便領着我邁進了室內。由於時間緊迫，我二話不說直奔正題。和她說明專程前來欣賞魯本斯祭壇畫的來意，女士聽罷瞬間點燃了她的熱情，引領我來到教堂最後的主祭壇右側，開始跟我滔滔不絕地介紹起眼前這座恢弘的三聯祭壇畫。

長久以來，教堂所處的聖約翰教區一直是梅赫倫城最富有的教區。經濟條件的富足也讓委約名家創作藝術精品成為可能。一六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教區委託魯本斯創作三聯祭壇畫以及祭壇基座上的三塊小型鑲板。次年的九月份魯本斯完成全套作品，並在現場安置好以後做了最後的潤色調整。全套畫作讓魯本斯獲得了共計一千八百荷蘭盾的收入。根據魯本斯親筆寫下的收據，教區在一六二四年才將全

部費用付清。這筆陸續支付了七年的「製作費」，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呢？對比魯本斯本人的園丁威廉所拿的年薪是七十二荷蘭盾，我們便能知曉這套祭壇畫的高昂訂製費用堪比一位普通人超過二十年的薪水了。魯本斯當時尊貴的社會地位及其畫作的市價可見一斑。

據管理員女士介紹，在魯本斯完成此作一百五十餘年後，最初的祭壇在一七六九年被一個嶄新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祭壇所取代，由十八世紀弗拉芒雕塑家彼得·瓦爾克斯（Pieter Valckx）重塑了一個以聖三位一體為主體雕塑的巨大神龕，將魯本斯原作拆分後巧妙地嵌入其中，營造出更具氣勢和神性的觀感。魯本斯以金字塔型構圖繪製、帶有鮮明巴洛克明暗光影的主祭壇畫《三王來朝》居中而至，兩側的



▲比利時聖約翰教堂中的魯本斯三聯祭壇畫《三王來朝》。
作者供圖

翼屏目前呈現的是《基督受洗》和《聖約翰在拔摩島》。然而，為了避免將三聯祭壇畫拆解開而導致的無法欣賞閉合後翼屏外側畫作的遺憾，這套三聯祭壇畫最大的「賣點」就是左右兩側被拆分的翼屏是可旋轉的。兩側翼屏背後均裝有一個機械裝置，可以根據四季交替定期轉動畫板，以便讓觀者欣賞到正反兩面的四幅畫作。我目前看到的是夏季版本（冬夏是同一組），春秋則會轉換成《聖約翰殉道》和《被斬首的施洗者聖約翰》。能將祭壇畫秒變「季壇畫」，這絕佳的創意倒顯得我孤陋寡聞了。

雖然這組三聯祭壇畫現今完好無損地安置在梅赫倫聖約翰教堂內，但數百年間此作也是飽經風霜。所謂「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一六八一年，波德利男爵（The Baron of Poederlee）試圖購買這組享有盛譽的祭壇畫，先後兩次從六千荷蘭盾出價至一萬五千荷蘭盾，仍舊被教會婉拒。然而出價能夠拒絕，生搶則無法抵禦了。一七九四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祭壇畫被法國軍隊掠走，直至拿破崙倒台後方得返還教會。不過，祭壇基座上的兩小幅魯本斯《牧羊人的崇拜》和《基督復活》卻未能完璧歸趙，如今仍散落在馬賽美術博物館的藏品庫中。空缺的部分被兩幅小盧卡斯·弗朗霍伊斯（Lucas Franschoys the Younger）的小作填補，基座上唯有基座中間豎幅的魯本斯《基督受難》得以「榮歸故里」。所謂吃一塹長一智，三聯祭壇畫在一戰和二戰期間分別被妥善藏匿起來，讓我們依舊能站在魯本斯四百年前曾經為畫作潤色過的相同位置欣賞到這組命途多舛的藝術遺產。

想明年重返梅赫倫已是春暖花開，屆時聖約翰教堂中的魯本斯《三王來朝》祭壇畫，也該「換季」了吧？心中忽然有種「風水輪流轉」的莫名期待。

我家有隻老狗，名曰有才，已經十六歲了。十六年的光陰，對人而言，還是青春少年。但對狗狗而論，卻是從活潑的幼崽到了垂暮的老狗。有才是一隻黃色的土狗，學名中華田園犬。牠身材勻稱，體態壯碩，毛色在陽光下泛着金黃色的光澤。

在十六年前的一個春節，下面縣城的一個學生提着一個雞籠前來拜年。兩隻毛茸茸的動物裝在裏面，我以為他送的是兩隻雞。結果，打開籠子一看，竟然是一對小公狗。我們給牠們取了名字，一隻叫「有才」，一隻叫「有空」。兩隻小狗出籠後，膽怯地蜷縮在廁所的角落。我還對妻子說，看，農村來的狗狗真老實。

沒有想到，第二天，吃飽喝足的兩個小傢伙已經開始成為搗亂分子。那時，我住在一个靠湖高樓的頂樓複式公寓，樓上有個六十平方的空中花園。兩隻小狗一進入花園，花木叢中的小鳥就成了牠的獵物。一有麻雀落地，有才就躡腳地爬過去，然後猛地一撲，麻雀便撲啦飛走。花園中有一水池，養了幾尾小魚。有才便高興地靠上去，在水中跑來跳去，不一會就抓起一條魚，扔到池外。花園裏的花草，也是牠們玩耍之地。等我回家，花園裏一片狼藉，慘不忍睹。

有才是一隻性格憨厚的狗，牠的眼神最是動人，清澈明亮，牠總是深情地望着你。有時，有才會在後院裏曬太陽。我會走過去蹲下來，輕輕地撫摸着牠的頭。牠也會伸出手，慢慢地舐着你的手。牠看你時，那眼神裏有一種痴癡的愛，讓人心都化了。有時牠咬了沙發，踩壞了花草，亂拉小便，被我用報紙捲起來打屁股。別隻小狗有時會反抗，朝着你狂吠。而有才從來是乖乖地站在那裏，你怎麼打，怎麼罵，牠從不回嘴，眼裏總是充滿了歉意。

說到狗與人之間的情誼，不免想起日本有名的忠犬故事。那隻秋田犬八公，每日送

來主人猝然離世，八公卻依然每日前往車站，等待那個永遠不會再出現的人，風雨無阻，直至十年後自己亦老死。這故事每每讀來，令人鼻酸。狗之忠誠，竟至於此。

有才雖不及八公那般有名，卻也以自己的方式，忠誠地守護着這個家。十六年來，牠見證了家中的喜怒哀樂，見證了我們的成長與變化。而牠自己，也從活潑頑皮的小狗，變成了行動遲緩的老狗。生命的輪迴與急促，在牠身上顯得格外明顯。人至暮年，與狗至暮年，其實頗有相似之處。

十六歲的有才，猶如久旬之老翁，出行已要用輔助帶扶着後腿前行。有才的食量也大不如前。從前的牠總是狼吞虎嚥，頃刻間便可將一盤食物一掃而空。如今的牠，卻吃得很少。好在妻子愛狗如命，悉心照料。早上一碗蛋漿，配上藥，給牠當早餐。中午把牛肉加胡蘿蔔用高壓鍋壓爛了，給牠當主食。晚上是狗糧加餅乾，還有一碗羊奶。若

牠不吃，妻子便會端着碗跟着牠，耐心地等牠喝完、吃完。

黃昏時分，我們常會帶着有才在小區散步。牠走得很慢，在輔助繩的幫助下，踩着蹣跚的步履，緩緩地向前踱步，不時停下來聞聞路邊的草叢，或翹起尾巴拉一泡尿。牠有時會停了下來，抬起頭看看我，那雙眼睛還是那麼純真可愛。我便拍拍牠的頭，輕輕地說：乖，慢慢走，不急。黃昏中的老人與老狗，雖然步履蹣跚，卻自有份從容與安詳。夕陽將我們的影子融合在一起。有時走着，有才忽然停了下來，抬頭望着夕陽，久久不動。我也駐足觀望，與牠一起欣賞這黃昏美景。這一刻，毋須言語，只有相伴。

傍晚，夕陽西下。妻牽着有才出去散步。她們慢慢地向前走着，金黃色的餘暉灑在身上，是那樣的溫馨恬靜，構成一幅黃昏夕陽之下老人與狗的畫面，漸漸地遠去。

黃昏老狗

人生在線
魯力